



Friedrich Nietzsche
尼采研究系列

未来哲学序曲

——尼采与后形而上学

孙周兴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Friedrich Nietzsche

未来哲学序曲

——尼采与后形而上学

孙周兴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来哲学序曲:尼采与后形而上学/孙周兴著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208-13675-5

I. ①未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尼采, F.W.(1844~1900)-形而上学-思想评论 IV. ①B516.47②B081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4798 号

责任编辑 薛羽

封面设计 张志全

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(04BZX036)

未来哲学序曲

——尼采与后形而上学

孙周兴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7 插页 4 字数 227,000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675-5/B·1170

定价 48.00 元

自序

好些年以来，我一直有心写一本尼采书。但尼采好读不好写。尼采的中国接受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就所谓“哲人”和“哲学书”而言，尼采在中国被译和被读得最多——他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居然已经有十几个中译本！我也算添乱，于2009年出了一个新译本，据说已经是第14个或者第15个译本了。但，比较而言，有关尼采的汉语研究文献却不在多数，有意思的研究著作差不多是屈指可数的。原因何在呢？我以为，主要在于，尼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，他不作推论的一论证的一辩护的哲学，而是反传统哲学之道而行的。因此，读罢尼采，抒发点点滴滴的感受和情绪可以，而且也可能是有趣的，但要形成一本严格学术意义上的“论文”或者“专著”什么的，却是难的。

尼采自己仿佛也预见到了这一点，他说：“人人都在阅读我，但没有思考我”。

所以，每每有研究生跟我说“我要做尼采研究”，我就要为她/他捏一把汗：行么？你行，今天日趋严苛的学科制度也容不下你呀。曾经有一位博士生开始时用极为抒情的方式——十分尼采的方式——写了一本论文，我首先只好否掉它，让他改变这种诗意写法，因为恐怕论文送审通不过——现在回想起来，不免有一点悔意。

二

尼采创作生涯约 20 年，通常被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——有意思的是，这三期之间差不多都是 6—7 年的时间间隔，显示出一种思想运动的神奇节奏。

早期尼采(1869—1876 年)以《悲剧的诞生》(1871 年)和《不合时宜的考察》(1873—1876 年)为代表作。在前书中，尼采借助于希腊悲剧来讨论艺术文化的本质，推崇把“阿波罗精神”与“狄奥尼索斯精神”这两种原始力量融合起来的希腊悲剧艺术。而在后书中，尼采展开了对同时代文化现象的批判和考察。此时的尼采对瓦格纳赞赏有加，指望通过瓦格纳的音乐来复兴悲剧文化，从而也就是复兴欧洲文化和欧洲精神。

中期尼采(1876—1882 年)写有三本重要著作，即《人性的，太人性的》(1878 年)、《曙光》(1881 年)、《快乐的科学》(1882 年)。尼采本人把自己这个时期的哲学称为“上午的哲学”。从风格上看，尼采此时开始采取“格言”和“警句”的表达形式，这种不乏诗意的风格一直保持到其创作生涯的终结，成为尼采的标志性文风。在题旨上，尼采这些著作主要着力于对“颓废”(decadencia)现象及其道德和宗教根源的揭示和分析。特别在《快乐的科学》中，尼采对基督教的指控达到了极致，终于喊出“上帝死了!”的骇人口号。

晚期尼采(1883—1888 年)著述最丰，尤以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(1883—1885 年)、《善恶的彼岸》(1886 年)和遗稿《权力意志》(1886—1888 年)为重要代表。应该说这是尼采哲学的顶峰时期。在这个时期，尼采终于提出了自己对于个体此在之意义问题的解答，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基本“诊断”和“疗法”。尼采的“诊断”传达在他的“虚无主义”命题中；而其“疗法”则是由三个基本词语——“超人”、“权力意志”和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”——来表达和组织的思想方案。

需要指出的是,虽然尼采三个时期的思想各有所重,但三者之间并未构成重大的断裂,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连续的推进。也就是说,尼采三个时期的思想目标是贯通的。早期尼采思考的是一种完美的文化状态,一种文化理想;中期尼采重在对基督教、基督教道德和现代文化的批判;晚期尼采在深化此前的虚无主义批判基础上,形成自己的“权力意志”和“永恒轮回”哲学,并以“一切价值的重估”和“超人”理想提出对未来人类文化的期许。必须认为,尼采关注的问题是前后一贯的,那就是:个体此在(Dasein)的有限性和真实性,或者说个体实存(Existenz)的意义,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种文化和人性的可能的完美状态,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。

由此也可见,尼采思想中的一些因素表面上看来不免吓人,实质上却是深含着对于当下文化和人类未来生活的关怀的。

三

尼采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,骄傲自大,狂野刻薄,故似乎命定脱不了受人误解。特别是身后经过他妹妹福斯特-伊丽莎白·尼采的不良运作,然后又经过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的折腾,尼采被搞成一个“反犹太主义者”。现在我们看到,这实在是一大冤案。尼采固然有贵族派头,或者说想装成一个贵族(他经常自称是“波兰贵族”),但即便到他最后的《瞧,这个人》一书中,他仍然表明了对于犹太人的好感和对于本族德国人的厌恶。尼采本身与被流传的尼采真的可以说是两回事。

就思想而言,法国哲人德勒兹在他的小书《解读尼采》中说:读尼采必须避免四个可能的误解:其一,是关于“权力意志”,即相信尼采的“权力”意味着“支配欲”和“权力欲”(汉语中的“权力”一词就有强烈的暴力含义);其二,是关于“强者”和“弱者”,即相信在尼采那儿最强有力者是由于最有力而成为强者(这与关于“权力意志”的误解有关);其三,是关于“永恒轮回”(也有人把它译作“永恒复返”),即认为它与从希腊人、印度人和

巴比伦人那里借来的一个旧观念有关，相信它与循环或者同一的回归有关（汉语学界特别喜欢把尼采的“轮回”说与佛教的轮回观联系起来）；其四，关于尼采后期著作，即相信它们由于精神失常而趋于极端和失了信用（我们常听说“尼采是个疯子”，优雅一点的说法，是说尼采是“精神自杀者”）。〔1〕

德勒兹所讲的四个误解是确实的，而且实在是难以避免的误解——有的还不一定完全是误解。在这件事上，我认为我们恐怕还不能全都怪理解者（读者和研究者），也得怪尼采自己——尼采不是一个严格的和显白的思想家。但至少，德勒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提醒，要在写作中尽量少给尼采理解添乱，也少给尼采添乱。

四

虽然我说尼采算不上一个显白的思想家，然而，如若像列奥·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所主张的那样，说尼采玩的是哲人“隐微术”，说尼采是一个阴险的谎言哲学家，我大约也是不能苟同的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表达上，尼采都不像他的后辈哲人海德格尔那样低沉幽暗。尼采运思真挚，甚至太率真了，而且总是想直抒心情，甚至经常给人急吼吼的感觉。

有一回在外地演讲，讲尼采，我突发奇想：能否直白简单地道出尼采思想的要义？当时我提出了三句话：

1. 人生是虚无的；
2. 文化是虚假的；
3. 生命是刚强的。

这是我理解的“尼采三句话”。这样的“尼采三句话”是不是太简化了呢？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这样来笼而统之、简而化之么？——当然不能。

〔1〕 德勒兹：《解读尼采》，张唤民译，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66页。

但事后细想,这三句话的思想逻辑还是蛮有力量的。三句还不够吗?还不够艰难吗?要能说清楚上面这三点,哪怕是说个大概,哪怕是没有完全说清楚,我认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了。不信你来试试看?

这三句话的逻辑是尼采思想的动因。尼采从他第一本书《悲剧的诞生》开始,就在说这三点了;到晚期尼采的“权力意志”哲学,依然在说这三句话。

后来,我就试着用这三句话的逻辑来结构本书。故本书分为三编:第一为“虚无”,第二为“谎言”,第三为“生命”。就第一编“虚无”而言,有四个“人物”最为重要,即叔本华、瓦格纳、苏格拉底和耶稣;在第二编“谎言”中,本书将重点讨论“形而上学”、“道德”、“科学”和“启蒙”四大论题;第三编“生命”,涉及的是后期尼采哲学的“主楼”(虽然终于没有完成),本书试图从两大形象(即狄奥尼索斯和查拉图斯特拉)以及两大主题(即“权力意志”和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”)来展开讨论。

喏,我希望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来表现尼采的三句话逻辑。这同时也意味着,本书希望以此结构来系统地呈现尼采的整体思想。

因为是这样一种逻辑的简单构造,而不是历史叙事的写法(比如按早、中、晚三期分别讨论),所以在本书三编各个论题的具体讨论中,有些内容难免会交织和重复。我只好尽量避免这个写作上的具体难题——但显然,这是不能完全避免的。

本书的书名《未来哲学序曲》,直接取自尼采本人的《善恶的彼岸》(1886年)的副标题“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”。之所以取此题,不仅因为“未来哲学”是晚期尼采思考的一个重点题目,而且更是因为在我看来,尼采哲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(海德格尔称尼采为“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”)——尼采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激进批判者,而且更是一位关怀当下、指向未来的大哲。

2013年9月22日记于柏林 Buchholzer 街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自序 | 1 |
| 第一编 虚无 | 1 |
| 第一章 叔本华与虚无主义 | 3 |
| 第一节 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? | 4 |
| 第二节 以悲剧性反悲观主义 | 10 |
| 第三节 积极的虚无主义 | 16 |
| 第二章 瓦格纳与现代性 | 23 |
| 第一节 瓦格纳:艺术与革命 | 24 |
| 第二节 尼采反瓦格纳 | 31 |
| 第三节 颓废现代性 | 36 |
| 第三章 苏格拉底与科学乐观主义 | 40 |
| 第一节 悲剧艺术 | 41 |
| 第二节 悲剧哲学 | 49 |
| 第三节 苏格拉底主义批判 | 53 |
| 第四章 被钉十字架的上帝 | 57 |
| 第一节 疯子之言:上帝死了 | 58 |
| 第二节 基督宗教的起源 | 62 |
| 第三节 民众的柏拉图主义 | 66 |
| 第四节 狄奥尼索斯与被钉十字架者 | 7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编 谎言 | 73 |
| 第一章 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 | 75 |
| 第一节 传统形而上学批判 | 76 |
|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质 | 82 |
| 第三节 形而上学的尼采 | 84 |
| 第四节 尼采的形而上学 | 87 |
| 第二章 非道德论者的道德观 | 95 |
| 第一节 第一个非道德论者 | 96 |
| 第二节 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行为 | 99 |
| 第三节 道德的起源 | 105 |
| 第四节 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 | 108 |
| 第五节 非道德论者的道德观 | 112 |
| 第三章 快乐的与不快乐的科学 | 115 |
| 第一节 理论人与科学的妄想 | 117 |
| 第二节 快乐的科学? | 119 |
| 第三节 是语文学还是现象学? | 125 |
| 第四节 作为谎言的科学 | 133 |
| 第四章 尼采与启蒙二重性 | 136 |
| 第一节 我反对卢梭的 18 世纪 | 137 |
| 第二节 精神大贵族伏尔泰:“碾碎贱民!” | 141 |
| 第三节 我是光明:呵,但愿我是黑夜! | 144 |
| 第四节 尼采与中国的启蒙问题 | 147 |
| 第五节 尼采又热了,意味着什么? | 151 |
| 第三编 生命 | 155 |
| 第一章 作为哲学家的狄奥尼索斯 | 157 |
| 第一节 尼采与狄奥尼索斯学 | 158 |
| 第二节 艺术二元性: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 | 160 |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节 | 狄奥尼索斯反对苏格拉底 | 165 |
| 第四节 | 狄奥尼索斯反对耶稣基督 | 167 |
| 第五节 | 作为肯定原则的狄奥尼索斯精神 | 171 |
| 第二章 | 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 | 173 |
| 第一节 | 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:尼采如是说 | 174 |
| 第二节 | 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:爱默生与穆勒 | 175 |
| 第三节 | 作为非道德论者的查拉图斯特拉 | 179 |
| 第四节 | 永恒轮回思想的思想家 | 183 |
| 第五节 | 查氏与狄氏:舞者的风格 | 186 |
| 第三章 | 权力意志 | 191 |
| 第一节 | 未完成的哲学大书《权力意志》 | 193 |
| 第二节 | 何谓权力意志? | 199 |
| 第三节 | 权力意志、超人与极端主体主义 | 204 |
| 第四节 | 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 | 207 |
| 第四章 |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| 212 |
| 第一节 | 永恒轮回思想的形成 | 213 |
| 第二节 | 永恒轮回思想的证明 | 216 |
| 第三节 | 永恒轮回的实存论意义 | 219 |
| 第四节 | 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 | 225 |
| 结语 | 未来哲学序曲 | 229 |
| 第一节 | 未来哲学的后哲学意义 | 230 |
| 第二节 | 未来哲学的实存论前提 | 236 |
| 第三节 | 未来哲学的技术—艺术—政治主题 | 239 |
| 参考文献 | | 243 |
| 后记 | | 254 |

第一編

虚 无

第一章 叔本华与虚无主义

无论在教科书上还是在哲学史研究论文中，人们总是喜欢把尼采与叔本华这两位德国哲学家并置在一起。我们总是说“叔本华和尼采”，意思是两人一家。近代学人莫不如此。^{〔1〕}现在我们更习惯于把两人列为19世纪后半叶欧洲“意志哲学”的代表思想家。这当然没错。不过，就叔本华与尼采的关系，也即就叔本华对尼采的影响和尼采对叔本华的接受而言，情形却是极为复杂的，远非人们一般设想的那样简单。

叔本华(Arthur Schopenhauer)死于1860年。五年以后，在德国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里，青年尼采偶然发现了叔本华的代表著作《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》，他曾在书信里表达过自己当时的欣喜之情：“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我耳边低语：‘带上这本书回家吧’。我就这样获得了它。刚进房间，我就打开我的宝贝，并听凭自己受到这个力量充沛而严肃阴郁的天才的影响……”。^{〔2〕}尼采狂热地阅读此书，从此便成了一个“叔本华迷”，以至于把叔本华称为自己的“父亲”。1866年春天，尼采说当时有三件事成了自己的安慰，就是：叔本华、舒曼的音乐和孤独的散步。而在1868年

〔1〕 中国近代学者讨论叔本华与尼采的重要论著，最早的应该是王国维的《叔本华与尼采》(1904年)；后又有陈铨的《从叔本华到尼采》(1944年)。

〔2〕 尼采：《尼采早期著作》第3卷，梅特(Hans Joachim Mette)等编，慕尼黑，1994年，第298页。参看刘小枫选编：《尼采与古典传统续编》，田立年译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416页。

9月致多伊森(Deussen)的书信中,尼采甚至把叔本华称为伟大的“哲学半神”(philosophischer Halbgott)。^{〔1〕}这就难怪,尼采同年初识音乐天才理查德·瓦格纳,当他发现后者也是一个“叔本华迷”时,他自然是惊喜无比,立即把后者引为知己和同道了。

但,尼采显然不是叔本华哲学的单纯传声筒,要不然,尼采就不可能成其为尼采了。有论者罗列了尼采关于叔本华的描述中一些最主要的说法,盖有:1.叔本华作为安慰;2.叔本华作为大师;3.叔本华作为范本;4.叔本华作为权威;5.叔本华作为哲学对手;6.叔本华作为对立面;7.叔本华作为个案研究;8.叔本华作为尼采的教育者;9.叔本华作为隐含主题。^{〔2〕}由此既可见出叔本华对于尼采思想的深度意义和关键作用,也可显示个中情形的高度复杂性。

复杂归复杂,基本的逻辑却无非是:先热后冷。尼采对哲学家叔本华如此,对后来的艺术家瓦格纳亦然。

第一节 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?

学界都同意,在尼采早期代表作《悲剧的诞生》中处处渗透着叔本华的思想因素。但到底是哪些因素呢?却不一定能达成共识。实际上,我们看到,尼采在《悲剧的诞生》一书中总共有10处提到了叔本华,不算太多,也并没有做特别专题的讨论。但是,叔本华确实成了尼采《悲剧的诞生》的“隐含主题”。

首先是思想的基调。尼采甫一走上哲学道路,叔本华就为之定了调,这个调可谓阴郁之调,一种低沉悲观的情调。叔本华从意志出发了解人生,对人生做了一种悲观的理解,他的逻辑似乎很是简单:“人的本质就在

〔1〕 尼采:科利版《尼采书信全集》(KSB),第2卷,第316页。

〔2〕 参看贾那维:《叔本华作为尼采的教育者》,载刘小枫选编:《尼采与古典传统续编》,田立年译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413—415页。

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，一个追求满足了又重新追求，如此永远不息。是的，人的幸福和顺遂仅仅是从愿望到满足，从满足又到愿望的迅速过渡；因为缺少满足就是痛苦，缺少新的愿望就是空洞的想望、沉闷、无聊。”〔1〕因此，在叔本华眼里，人生就难免痛苦和无聊了，以他的一个著名说法，“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；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。”〔2〕

这是以前的主流哲学书中少有的人生直抒，颇能打动人心，尤其是能叩动那些性情敏感偏负的少年心灵，好比尼采。二十多岁的青年尼采读到叔本华这样的文字，感觉人生真相蓦然开启，因此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叔本华在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中，曾引用西班牙剧作家加尔德隆·德·拉·巴尔卡〔3〕的话：

人的最大罪恶
就是：他诞生了。〔4〕

这同一个意思，这同一个命题，尼采则用古希腊神话的一个故事来加以重演，即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老师和同伴昔勒尼的故事。在《悲剧的诞生》第3节中，尼采为我们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：相传佛吉里亚的国王弥达斯曾长久地四处追捕昔勒尼（因为据说这个昔勒尼知道什么是世间最美妙的东西），却一直捉不到。终于把他捉住之后，国王便问昔勒尼：对于人来说，什么是最妙的东西呢？昔勒尼先是不吱声，拒不作答，但最后在国王的强迫下只好回答，道出了下面这一番惊人之语：“可怜的短命鬼，无常忧苦之子呵，你为何要强迫我说些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？那绝佳的东西是你压根儿得不到的，那就是：不要生下来，不要存在，要成为虚无。”

〔1〕 叔本华：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石冲白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360页。

〔2〕 叔本华：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石冲白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427页。

〔3〕 加尔德隆·德·拉·巴尔卡（Calderon de la Barca，1600—1681年）：又译“卡尔德隆”，西班牙作家，著有《人生如梦》、《世间最大恶魔》等剧作。

〔4〕 叔本华：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，石冲白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352页。尼采没有直接引用过叔本华引用的这个句子，而是在《悲剧的诞生》中用另一种方式传达了同一个意思。

而对你来说次等美妙的事体便是——快快死掉”。〔1〕对于短命的人——我们绍兴乡下人喜欢骂的“短命鬼”(绍兴人念作“短命句”)——来说,“最好的”是不要出生,不要存在,“次好的”是快快死掉,那么,“最不好的”——亦即“最坏的”——是什么呢?上述昔勒尼的格言里没有明言,但言下之意当然是:活着。

人生哪有好事可言?人生来就是一副“苦相”——生老病死都是苦。对人来说,最糟、最坏的事体就是:活着。借着这个传说中的昔勒尼的格言,尼采提出了一个沉重无比的生命哲学的根本问题:个体生命是如此短暂,活着是如此痛苦,人生是如此惨淡,我们为什么还能活下去?还要活下去呀?我们何以承受悲苦的人生此在?在《悲剧的诞生》中,尼采追问的是认识到了人生此在之恐怖和可怕的希腊人,这个“如此独一无二地能承受痛苦的民族,又怎么能忍受人生此在呢?”〔2〕尼采一直坚持着这个个体性的人生此在(Dasein)的问题,只是后来进一步把它形而上学化了。〔3〕

在大约十年后的《快乐的科学》第341节中,尼采首次公布了他后期的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”思想,其中的一个核心说法就是:“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断地反复转动,而你与它相比,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罢了!”并且设问:“对你所做的每一件事,都有这样一个问题:‘你还想要它,还要无数次吗?’这个问题作为最大的重负压在你的行动上面!”〔4〕尼采此时此刻的问题——所谓“最大的重负”——一方面变成了如何面对仓促有限的人生的问题,彰显的是生命有限性张力,另一方面则把人生此在的问题落实为当下行动的决断问题。然而从根本上讲,尼采在此提出的“最

〔1〕 尼采:《悲剧的诞生》,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第1卷,第35页;参看中译本,孙周兴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2年,第32页。

〔2〕 尼采:《悲剧的诞生》,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第1卷,第36页;参看孙周兴中译本,第34页。

〔3〕 没有证据表明马丁·海德格尔主要在《存在与时间》(1927年)中展开的此在论/此在(Dasein)的形而上学与尼采哲学有直接的关系,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,在20世纪30年代做的尼采阐释中,海德格尔确认了尼采的此在论的意义及其在实存哲学史上的地位。

〔4〕 尼采:《快乐的科学》,科利版《尼采著作全集》第3卷,第570页。